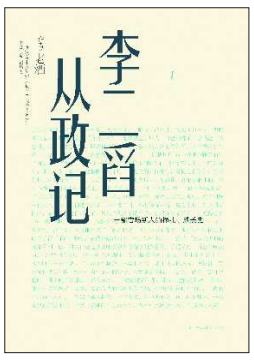
赌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书名:《李二舀从政记》
◆作者:老酒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10 非驴非马

没费多大周折,二舀摸到了牛向西的新家。星期天吃过早饭,他叫了出租车,一会儿工夫,便到了富仁别墅花园。

出租车想开进小区,被园区保安人员拦住。二舀只好下车。就要接近牛向西别墅时,二舀发现,牛向西的房门口有群人搬东西,细瞧,竟是工业局的两个处长。二舀停住脚步,隐在路旁树丛,捏着那几张薄薄的人民币,寻思到:这包包捆捆的,不是老板台、沙发,就是家电,至少万八千的,兜里这点钱……想到此又羞又恼,掉转身撤了。

见二舀耷拉个头回来,思凤就知出师不利。细问情况,二舀讲了,把钱一摔,就不应跟他扯那哩哨儿楞,你不知官员胃口属牛吗?不要看人家整了,我们也跟着整。思凤听二舀这么说:"说遇这点事儿,就没咒念了,你还是个老爷儿们吗?就你这个态度,办不成啥大事儿,也就摆弄个文字,混碗饭吃!"一顿训斥。给二舀整得一声不吭。

见此情景,思凤把话往回拉,说对这事儿,我也是思来想去的,我想这事儿还得办,为啥?不管怎样,还是牛局把你选到工业局的,没有牛局就没你李二舀的今天。至于谁送啥,咱管不了,我们送,送得正大光明、问心无愧。话又说回来,牛局差咱这点钱?不差;差啥?差让人知道我们懂得感恩。办了,我们良心得到安慰;不办,在人家那儿,会落个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骂名。二舀一时被说得没了"电",思凤趁势添了三百元,说这回给你凑个吉利数,能很好表达心意,又不给人家添麻烦。

二舀在屋里磨蹭一阵儿,才推门出屋。在家门口叫了出租车,还是原来的线路,用的时间也差不多,一出票怎么才二十五元钱?二舀纳闷儿,刚才可是花了三十二元!是这计价器出了故障,还是那个司机做了手脚?正瞎琢磨时,一"北购"送货车开到富仁别墅门口,从副驾驶位置跳下一中年男子,对保安说,是给新居的领导搬家,拉的是新买的空调机、电冰箱。保安二话不说,放行。二舀听声音很是耳熟,看时,又是工业局的人。二舀一阵紧张,钻回车里。司机瞪眼说,你这人神经有毛病呀!刚下车又上车,啥意思?二舀也瞪着眼:啥意思?坐车付钱,咋了?原道返回!

思凤见二舀这么快就回了,知道又碰了钉子。我看咱够心诚了,钱没送到,我们良心可过得去了。光"打的"就八十多。二舀鞋也不脱扎到床上。不行,你说你的良心过得去了,谁知道?谁证明?那叫画饼充饥、皇帝的新衣。你不知这道理吗——领导一般不记谁送过礼,只记还谁没来。我看咱得改一下思路,学学人家送个大件成物啥的,也显得好看,等下个星期一定把这事儿办了。思凤不改初衷地磨叽着。

企改一处实际上是个搞材料的处,处处离不开"写"。有人大致算了,每年起草大大小小材料要四十多份。因此,说某人能胜任处里工作,都以"写"说事儿。对不会写或写不好的,不单是胜任与否的问题,还要被下眼瞧。二舀好琢磨事儿,来不几天,总结出工业局与出版社在"写"方面的不同之处:出版社多是居高临下,人家写,我来审看,只要看懂、看出毛病,并指出,由作者去修改。工作时间自由,弹性空间大。在工业局则不同,居在下面写高处。指令来得突然走得急,今晚接任务,明早就要呈到领导案头。为领导起草讲话稿,要注意各自口味,有的爱以数据说话,你就要计算精确;有的习惯说服,你就要语重心长;有的喜欢言简意赅,你就要嘁哩喀喳,快刀斩乱麻。

这天一上班,万长顺把全处人员集中,说:"全年时间过半,上边会向工业局要材料的,局里就会向咱处要,我想提早拢拢,咱先准备着。怎个写法,都老生常谈的事儿,总体情况、数据分析、典型事例、主要问题、工作建议。明天下班前各摊把初稿拿上来。"说完,都各自忙了。万长顺把二舀叫住,问这些日情况熟悉得怎样。正好赵大姐休假,敢不敢比量一下?二舀点头。万长顺递过几份材料,说:"这是去年的半年总结,做个参考。"

回到自己桌前,二舀开始细细阅读,并做着记号。大张端茶缸转悠着说:"哥儿们,你看这样行不?中午你请咱几个哥儿们撮一顿,你那材料我包了;要不,你替我整,中午我请。两条路,由你选。"

二舀回身,见有摆弄手机的、有玩电脑的,没事儿一样。二舀说万处布置的,我得自己搞。知道大张你能力强,得向你学习。不过,你的话走板,像包工头子。如果真想喝酒,那今儿个我请。行了,兜里就十块钱,你请,我们哥儿几个爆米花得就西北风。大张说完,屋里人都笑了。二舀心想这大张嘴太损,不用点心整他就难受,于是说:"刚来那会儿,我真以为你是从精神病院溜出的呢,不敢招惹你,最近才知,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有人给你起个绰号我才悟出,果然名副其实。"

11 牙印

2003年,10岁的索菲娅在纽黑文钢琴协奏曲大赛上获奖,并作为钢琴独奏选手获得了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与纽黑文青年管弦乐队同台演出的殊荣。

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音乐的盛大节日,我为此欣喜若狂。我在地方报纸发表了介绍索菲娅的文章,并附上了照片;我邀请了100多人前来欣赏音乐会,并计划在会后举办一个大型聚会;我为索菲娅置办了闪亮的行头,买了第一件长裙曳地的漂亮礼服和崭新的皮鞋。

在演出的前一天,我母亲在厨房里做了上百个中国的珍珠丸子;杰德的妈妈弗洛伦斯烹饪了10磅渍鲑鱼片。与此同时,我们紧锣密鼓地投入了表演前的排练,累得几乎筋疲力尽。索菲娅要在演出中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回旋曲,管弦乐队则是D大调,那是作曲家创作的最令人振奋的乐曲之一。

在业界,莫扎特乐曲的高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业界也流传着"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能更好地诠释莫扎特"的说法。因为年轻人是一张白纸,无所顾忌,而老年人已不在意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而能够更自由地发挥。索菲娅弹奏的回旋曲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索菲娅的钢琴老师米歇尔告诉她:"你在表现滑音和颤音时,想想香槟酒或意大利汽水,在开启瓶盖的那一刹那,无数的泡泡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

索菲娅是个优秀的学生,能面对任何挑战。她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手,以闪电般敏捷的指法,掠过一个又一个新的曲子。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她听我的。

在那个特别的时段,我成了组织预演的首席指挥官。我把莫扎特的回旋曲拆分开来,有时根据分段,有时根据练习中的主要目标。我们会花一个小时,只注意发音;然后,在下一个小时,聚焦于节拍;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攻弹奏力度的变化;最后一个小时,再主要解决乐句的问题,以塑造音乐的旋律。

◆书名:《我在美国做妈妈》
◆作者:(美)蔡美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我们每天都练习到很晚,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可怜的索菲娅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嘴里虽然没有严厉的话语,但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出更加的坚定。

演出的日子终于临近,我忽然感觉浑身瘫软。看来,我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演员,而索菲娅则显得异常兴奋。在巴特尔礼堂,当她款款地走上舞台,向观众优雅地弯腰鞠躬,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知道,她现在是多么快活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和陌生的观众都涌上前来向杰德和我祝贺。

"索菲娅的演奏太精彩了!"他们说,"她弹得如此美妙、如此优雅,真让人难以置信。"

"索菲娅显然是一个莫扎特音乐人。"笑容满面的米歇尔老师告诉我们,称她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能将回旋曲弹得如此清风扑面、繁星闪烁。

"看起来,她真是沉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了。"社区音乐学校校长拉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从音乐里找不到乐趣,就不会表现出音乐的美妙。"

拉里的评论让我想起了好些年前一个意外的故事。那时索菲娅才刚刚开始学弹钢琴,而我已经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一天,杰德在钢琴中央的木质部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印记。当他问索菲娅"这是怎么回事"时,索菲娅的眼里滑过一丝内疚,"你说什么?"她支支吾吾地明知故问。

杰德俯下身子,仔细地检查那些印记。"索菲娅,"他慢悠悠地说,"这些印记是不是你的牙印?"

一番询问之后,那时大概才6岁的索菲娅承认,她常常啃咬钢琴。杰德告诉她,钢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物件,索菲娅答应以后再也不啃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拉里的评论会把我带回这个有趣的插曲。

露露大约7岁时,依然在学练钢琴和小提琴这两种乐器。她正在练习一支被称为"小白驴"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是由法国作曲家雅克·艾伯特创作的,曲调相当可爱—你可以想象一匹小白驴迈着轻松欢快的步子,与自己的主人一起沿着乡间小路乐颠颠地向前跑去。可是对于年幼的弹奏者来说,它也有着不可思议的难度,因为它要求两只手精神分裂般地保持不同的节奏。露露无法做到。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1 黑夜来临

◆书名:《大时代(第一季):血色交割单》
◆作者:仇晓慧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1995年5月29日傍晚,一个少年矫健的身影飞鸟一般冲破了薄雾迷蒙的黄昏。他叫袁得鱼,袁观潮的儿子。

经过花园路的时候,他停下脚步,被转角处糖炒栗子的香味吸引住了。他像往常一样,买了两袋。这次,给爸爸买的这袋,量破天荒的多,要九毛钱,平时大约只要两三毛钱。称完重,卖栗子的阿公又娴熟地抓了两颗放入袋子,说:"你爸爸一定很开心。"

他的嘴角上扬,轻轻狡黠一笑,抱着两个褐色纸袋继续往西江湾路跑去。这一天,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是个特殊的日子,一只叫做帝王医药的股票被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史册。开盘时的刀光剑影在袁得鱼脑海中不断闪过,持续多日的鏖战终于可以一决高下,黑色帷幕背后的答案将被揭开,决定上天入地的胜负格局。

他并不看重结果。对他来说,就算爸爸倾家荡产,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爸爸又可以回来了,如果相处就是一种幸福,那就绝对足够了。

袁得鱼的家在西江湾路的一个弄堂里,对面就是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吴淞铁路。上海这个城市才刚刚开埠,铁路苏醒于那个承前启后的商业年代。

袁得鱼跑向铁轨,他一眼就看到了铁轨旁爸爸的背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爸爸……"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转过头望着他,一动不动,在火车到来的一瞬间,如同一尊坍塌的石像般,突然笔挺挺地朝铁轨方向倒了下去。

一阵振聋发聩的汽笛声冲破了暮色的宁谧,粗暴地劫走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一只麻雀恰好掉落在少年脚边,在地上惊慌失措地扑扇着翅膀。袁得鱼手上的纸袋滑落在地上,身体就像是被火车呼啸而来的风狠狠地抽了一下,紧绷绷的无法动弹,背部僵硬得生疼,分不清是恐惧、悲恸还是愤怒。

伴随着巨大的声响,火车踉踉跄跄地在铁轨上"隆隆"滑出20多米才停下来。这辆火车明显是辆货车,每节车厢里都堆着高高的货物,一块块厚重粗糙的油布覆盖在上面,透过绳洞,依稀可见货物的大抵形状。

袁得鱼的黑色眼珠清澈而明亮,却看到了最触目惊心的场景。后来他的很多梦似乎都在重复着这个场景。满载货物的黑压压的火车,拖曳着全世界最恐怖的利器一嵌入轨道的"T"字形铁轮犹如两把"铡刀",在飞速旋转中被打磨得锋利异常,呼啸而来。鲜活的肉体在车轮下像是在跳桑巴舞,随着车轮的节奏歪曲扭动,被纷至沓来的铁轮一遍又一遍地蹂躏。就像是厨娘刀下一团被剁得乱糟糟的咸菜,血管爆裂,无数把铡刀轮番落下,"咸菜"被撕裂开来,截断的躯体又被车轮卷起翻转,砸到铁轨上,血肉飞溅,铁轨上沾满了黏稠浆液,湿答答地淌下来……

车轮渐渐停止转动。硕大的火车就像一个魔鬼风轮,旋转起来什么都是模糊的,只有等到停止下来,人们才能清晰地看到最恐怖的图案。袁得鱼分明看到车轮上挂着一只血肉模糊的手,毫无疑问那是父亲的手,他小时候还经常拿起这只厚厚的大手把玩,在爸爸手心里乱画,让爸爸猜他刚学会的字。这只曾抚摸过他的脸的手,变成了青黑色,沾着几缕血丝。

一个正在路边倒垃圾的妇女好奇地凑近,轻轻扫了一眼,就止不住地呕吐起来。

浅紫色的天空,就像是被用什么锐利的刀具,划开了一道硕大的口子。轻盈的帷幕就这么被生硬地撕扯开来,一下子抖落出藏在里面的黑色的脸。

周围一片死寂,一只白色的鸟在天空划过。少年怔在那里,他忽然觉得喉咙里热乎乎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一股脑儿奔涌而出。他张开嘴,竟控制不住地发出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凄厉而嘶哑的号叫。

几个警察懒洋洋地走过来,拨开围观的人群。少年迅速抽出一个警察身上的警棍,飞快地跑起来,冲向前方。他在火车头前停下来,两只手把住棍子,用尽全身力气一下一下砸向火车头。警察来了,将他手上的警棍夺下后,少年又操起枕木旁边的石块,"咣当咣当"一下下往火车头上砸去,生硬的铁皮零星擦出了几颗火花。

"他是死者的儿子袁得鱼……"有人说道。"死的那个不就是帝王医药中,输掉33个亿的袁观潮吗?"

"今天帝王医药的股价怎么回事?最后9分钟交易为什么宣布作废……"

疯狂地砸了很久,袁得鱼终于用完了浑身的力气,四肢瘫软下来。他停下来,站立到火车头的正前方,仰头张望,如果对面是个人,不管他有多高,袁得鱼都有十足的胆量冲上去,把对方的头给扭下来。但这个庞然大物让他产生了无以复加的绝望。这是一具硕大的钢筋铁骨,小时候,这个工业革命的产物在城中央雄赳赳地呼啸而过,喷云吐雾的样子还曾让他无比兴奋,现在在它的面前,他严重地意识到自己的无力。

渐渐地,他的情绪平静下来,走到了清理现场。袁观潮的几截躯体被工作人员从火车底下拖出来放在了一个白色粉笔画好的圆圈内,皮肤上残存的衣衫都裂成了碎片,刀口切下的地方已经彻底烂掉了。

袁得鱼不敢相信这些残破的肢体跟爸爸有什么关系,他认出最大的一块是爸爸的右上躯干,这只右手臂曾经牢牢地抱紧自己。尸块连带着的脑袋血肉模糊,但也可以依稀看出来,他的眼睛微闭,表情没有丝毫惊恐,嘴角竟是向上扬的,显得如此安详。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铁轨,转眼那里只留下一摊血迹。